

從馬水龍先生手稿捐贈國圖 淺談其音樂與繪畫的創作理念

杜立中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助理編輯

一、儀式嘉賓如雲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於本（2017）年5月5日下午於國際會議廳舉辦「馬水龍先生手稿捐贈儀式」，貴賓雲集，馬水龍的們生故舊、文化界、音樂界的學者專家約有180人光臨，盛況空前。儀式之前本館邀請陳韵如、廖宇盟、葉青青、蘇顯達、翁重華幾位演奏及演唱家進行長笛、歌唱、鋼琴、小提琴、古箏的表演，獲得如雷的掌聲，會場外並展出馬水龍的音樂手稿和畫作；並於5月9日至6月4日假本館閱覽大廳推出「馬水龍先生手稿暨畫作展」。

儀式中曾淑賢館長首先致詞表示，馬水龍是臺灣最重要的音樂家。他的〈梆笛協奏曲〉大家耳熟能詳，已成為臺灣廣播播音的象徵。馬水龍主張音樂要植基於自身文化，植基於本土，才具有真正的意義。曾館長並指出，馬水龍是學院訓練出身的大作曲家，但他不避民俗，因為民俗最真實、最貼近生活，而他自己的音樂生命也出身於民俗。他還編曲了一些人人傳唱的臺灣民歌，如〈望春風〉、〈補破網〉、〈六月茉莉〉、〈綠島小夜曲〉等，格外令人懷念。另外曾館長

也特別提到馬水龍的畫作，具備濃厚現代畫之父塞尚的風采。

文化部鄭麗君部長致詞表示，馬水龍是臺灣人的驕傲，他受在地文化的孕育，一生不斷創作，創造臺灣音樂的當代性，是我們的典範。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黃月麗司長表示，馬水龍夫人許子珍女士如此無私的奉獻，把手稿畫作全數捐贈國家圖書館，資料一定受到最好的典藏與利用，相關工作也可與文化部進行合作。

協助整理馬水龍手稿最力的臺北藝術大學系楊聰賢教授指出，音樂手稿比一般手稿複雜，教育文化二部應可在手稿的典藏與研究上進行合作，也應該培養研究音樂手稿的團隊。



參加「馬水龍先生手稿捐贈儀式」貴賓合影

二、馬水龍簡介

音樂家馬水龍多才多藝，這批捐贈的資料，包括馬水龍音樂手稿148種、油畫及粉彩等畫作40幅、書法14幅、照片360餘張，非常精彩。音樂手稿中幾乎包括了各階段馬水龍所有重要的創作，例如樂器獨奏部分有〈迴旋曲〉（1963）、〈臺灣組曲〉（1966）、〈鋼琴奏鳴曲〉（1973）、〈水龍吟〉（1979）、〈關渡隨想〉（2000）；室內樂部分有〈奏鳴曲〉（1964）、〈小提琴與鋼琴對話〉（1974）、〈隨想曲〉（1978）、〈意與象〉（1989）、〈水墨畫之冥想〉（1994）、〈白鷺鷥的願望〉（2002）等；管弦樂有〈孔雀東南飛〉、（1977）、〈梆笛協奏曲〉（1981）、〈天佑吾土福爾摩沙〉（2000）、〈關渡隨想〉（2001）、〈奏鳴曲〉（2009）、〈意與象〉（1989）；民歌編曲有〈望春風〉、〈補破網〉、〈綠島小夜曲〉、〈六月茉莉〉等。畫作則包括油畫〈金針野花〉、〈河邊濕地〉、〈石竹瓶花〉、〈綠蔭紅屋〉、〈日落〉、〈島嶼〉、〈激情夢幻〉以及多幅人體素描。

馬水龍是我國當代最重要的作曲家和音樂教育家，出生於基隆。1959年馬水龍進入國立藝專音樂科，主修理論作曲，副修大提琴和鋼琴，並有機會跟隨幾位名師深入研究學習，如蕭而化指導西方作曲的技巧，和盧炎學習和聲及對位法，同剛從法國歸國的許常惠學習西方音樂史和當代歐洲音樂潮流等，這些學院派的研究教學和師從關係也深刻的影響馬水龍音樂寫作風格。

1972年馬水龍赴德國留學，表現傑出，受到德國師友的重視，並且在柏林電臺和慕尼黑電臺

公開發表作品。馬水龍學成歸國後前後任教於東吳大學及臺北藝術大學，1977年以交響詩〈孔雀東南飛〉獲頒中山文藝音樂獎，1980年作品〈竇娥冤〉獲吳三連文藝獎，1981年寫成著名的〈梆笛協奏曲〉，1983年該曲由美國國家交響樂團在臺北演出，並由美國PBS公共電視臺衛星實況轉播，轟動全國。1987年馬水龍於紐約林肯中心舉行作品發表會，由紐約朱麗亞、曼哈頓音樂學院等50餘位師生擔綱演奏，盛況空前，為國內第一人。1999年獲第三屆國家文藝基金會音樂獎，2000年獲李登輝總統頒發二等景星勳章，2002年當選亞洲作曲家聯盟副主席，2003年於國家音樂廳舉辦「馬水龍樂展」，2006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2007及2012年分別獲得臺南大學、臺北藝術大學和臺灣大學三校頒贈榮譽博士學位，此亦為國內第一人。

三、馬水龍對音樂教育的觀念

正如曾淑賢館長在致詞時指出的，馬水龍在音樂教育上，主張一切的表現都應該植基於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且他在教學上和創作上，也以保存文化，維護鄉土做為自己無可推卸的責任。他經常告誡學生，學習西方的樂器，學習西方的樂理，學習西方的作曲技巧，這些都不應該使大家忘記自己的根本，而且鼓勵學生一定要深入了解自己的音樂傳統，這樣的音樂發展才有真正的意義。值得一提的是，馬水龍不論在東吳大學或是北藝大，為了落實對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視，他規定學生一定要選一種傳統樂器，比如琵琶、胡琴、三弦、古箏、蕭、笛等，勤加練習，而且要求甚嚴。



從馬水龍先生手稿捐贈國圖，淺談其音樂與繪畫的創作理念

此外在上個世紀，文化界普遍存在所謂「西化」與否的命題，馬水龍早有自己的定見。他認為在接受西方的訓練時，不應也不必要有所謂全盤西化的想法，對西方文化的接受應該有一個合適的尺度和健康的心態。這清楚的說明他不是一個在音樂上反對西方的人，他不同意的是，不僅在音樂上，甚至在整個文化上向西方一面倒的現象。他也主張引進所謂的「世界音樂」，我們認為這可以打破西方音樂獨霸的局面。世界何其大，除了歐洲外，還有亞洲音樂、印度音樂、非洲音樂、美洲音樂，大家應該開擴胸襟，四海一家，一視同仁的對待。這也印證他「樂以道和」的一貫主張，樂曲的寫作，貴在和諧，不同音樂文化的相遇，也貴在和諧。所以他也多次表示，音樂或有國籍，但一定是超越國界的，況且音樂就是音樂，實在無分東西之必要。

由此可以看出，馬水龍雖然長期接受西方方法上的訓練，但他的內在精神，甚至外在表現卻仍是十足東方的，甚至非常的臺灣，套句老話，還有一點那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味道。從他的經典〈梆笛協奏曲〉可以看出，曲子以笛子輕巧曼妙的流轉，表現的可是一派小橋流水，柳浪聞鶯，春風得意馬蹄輕的南國風景，我們聽起來就感覺這不但是音樂，同時也是畫，也是詩。

馬水龍對東西方的戲曲、歌劇素有研究，他對西方歌劇也有過精彩的批評，他說歐洲歌劇唱的再好，那些演員在舞臺上卻沒有任何做工，臺灣的戲曲，不論唱工、做工都很講究，這是西方比不上的，這是發前人所未發。我們在馬水龍的作品中，可看到處處以臺灣為題材，也處處嗅得出東方的味道的作品，例如其作〈臺灣組曲〉、

〈兩港素描〉、〈廖添丁〉、〈關渡隨想〉、〈天佑吾土福爾摩沙〉，不但臺灣，甚至還非常的基隆。馬水龍這種植基於鄉土的音樂創作，是如此的自然而出色。

四、畫家馬水龍

馬水龍是音樂家，人盡皆知，可是如果說他也是一位畫家，那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一派大畫家風範的筆觸，是其來有自的。馬水龍童年就極崇拜關公忠義威武的造型，因此曾用心描繪關公的塑像，不料得到大家的激賞，結果親友為此向他求畫不斷，馬水龍信心大增，因而大量習作關公造像，也激發對繪畫的強烈興趣。

中學時期馬水龍對音樂和美術兩門課程都保持高度的熱情，後來在選擇自己終生志業的時候，音樂和美術之間的抉擇，還真的讓他傷透腦筋。高中畢業前，馬水龍的一位好友李哲洋告訴他，如果要唸音樂，可以報考「國立藝專」，如果要學美術，可以去考「師範大學美術系」，而且把當時還在藝專求學的音樂家陳懋良介紹給馬水龍，以便深入的學習樂理。繪畫方面李哲洋就把他帶到江明德、汪壽寧夫婦在基隆的畫室去學畫。後來馬水龍為了做決定，特地用兩個月的時間自我測驗，前一個月不碰畫筆，後一個月則完全不碰樂器。結果是，不碰畫筆的日子馬水龍還勉強捱得過去，可是如果不彈琴，他就發現自己完全受不了，所以他因此最後選擇了音樂做為一生的志業。不過馬水龍的音樂作品，並沒有離開他的繪畫想像，像他主要以大提琴表現的〈水墨畫之冥想〉和〈意與象〉，就是兩個經典的例子。馬水龍自己也曾明確表示，他的繪畫與音樂創作彼此深刻交互影響，他以繪畫中的渲染、顏

色、線條等概念和作法，與音樂樂器、節奏、和弦等不同手段進行創作，以達到以耳觀畫、以眼聞樂的樂畫合一的境界。

也有人說馬水龍的畫像塞尚，此話不差。他的一些畫作用色厚重，精神純一、對像清晰、情感強烈、構圖立體，這確是從印象過渡到現代繪畫的表現。我們亦可從他的作品中看出，他的筆觸也從客觀的描述演變到了主觀的抒發，而且構圖逐漸概念化，並從具象過渡到抽象。比如他的〈金針野花〉仍是一片大地麥田的光影，他的〈日落〉和〈島嶼〉構圖已大為簡化，到了〈激情夢幻〉、〈深入叢林〉以後就大步走向抽象了。

欣賞馬水龍的畫，我們覺得，雖然他選擇音樂作為他的道路，但我們並沒有失去一位畫家！



馬水龍夫人許子珍女士（右）捐贈馬老師畫作

五、還沒有寫出來的那一首

有人問馬水龍，做了那麼多曲子，自己對那些曲子最滿意。他只說，他最感興趣的永遠是還沒有寫出來的那一首。的確，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感動的生活或生命的態度，永遠保持著嶄新的期待，對未來充滿希望。這真是大家應該學習的精神，一種道地的龍馬精神！



捐贈本館珍藏之樂譜稿